

瘴名黃芭、而終於春云々、南國溫暖之地、可有瘴疾、故知天氣極熱大暑之歲、人多可有瘴氣、瘴與瘧尤難分別歟、只不問瘴與瘧、先可用局方正氣散、養胃湯、不換金正氣散等之發汗藥、隨證次第治、草豆蔻飲、○治山嵐瘴毒氣令不著人。

〔病名彙解〕中毒、砒霜、鳩、斑、貓、其外河豚魚、蕈菌ノ類ナドノ食物ノ、毒ニ中タルコトナリ、  
〔日本書紀〔三神武〕〕戊午年六月丁巳、至熊野荒坂津〔敷浦丹〕、因誅丹敷戸畔者、時神吐毒氣、人物咸瘡、由是皇軍不能復振、

〔日本書紀〔七景行〕〕四十年、是歲略中、日本武尊進入信濃、是國也、山高谷幽、翠嶺萬重、人倚杖而難升、巖峻磴紆、長峯數千、馬頓轡而不進、然日本武尊披烟凌霧、遙徑大山、既逮于峯而飢之、食於山中、山神令苦王、以化白鹿立於王前、王異之、以一箇蒜彈白鹿、則中眼而殺之、爰王忽失道、不知所出、時白狗自來導王之狀、隨狗而行之、得出美濃、吉備、武彥、自越出而遇之、先是度信濃坂者、多得神氣以瘼臥、但從殺白鹿之後、踰是山者、嚼蒜塗人及牛馬、自不中神氣也、日本武尊更還於尾張、卽娶尾張氏之女宮賣媛、而淹留踰月、於是聞近江膽吹山有荒神、卽解劍置於宮賣媛家、而徒步之、至膽吹山、山神化大蛇、當道、爰日本武尊不知主神化蛇之謂、是大蛇必荒神之使也、既得殺主神、其使者豈足求乎、因跨蛇猶行、時山神之興雲零水、峯霧谷曠、無復可行之路、乃接遑不知其所跋涉、然凌霧强行、方僅得出、猶失意如醉、因居山下之泉側、乃飲其水而醒之、故號其泉曰居醒泉也、日本武尊於是始有痛身、然稍起之還於尾張、○中、逮于能褒野而痛甚之、則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、因遣吉備武彥奏之於天皇曰、臣受命天朝、遠征東夷、則被神恩賴皇威、而叛者伏罪、荒神自調、是以卷甲戢戈、愷悌還之、冀曷日曷時、復命天朝、然天命忽至、隙駟難停、是以獨臥曠野、無誰語之、豈惜身亡、唯愁不面、既而崩于能褒野、時年三十、

〔古事記〔中行〕〕於是詔建命、茲山神者徒手直取而騰其山之時、白猪逢于山邊、其大如牛、爾爲言舉詔是化白猪者、其神之使者、雖今不殺、還時將殺而騰坐、於是零大冰雨打惑倭建命、此化白猪者、非